

# 从无味中寻味

■ 金圣华

又是一位谦谦君子！怎么有人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无味集》的呢？作者自称毕生度过的是“无为、无怨、无悔的教书匠人生”，他在短短的《跋》里叙述，“《无味集》源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名句。”又谓自己在退休之后才有了三尺书斋，戏称之为“无味斋”，在此闲来执笔，撰文成集。“但愿读者在‘无味’中，还能品出些味道来”，黄晋凯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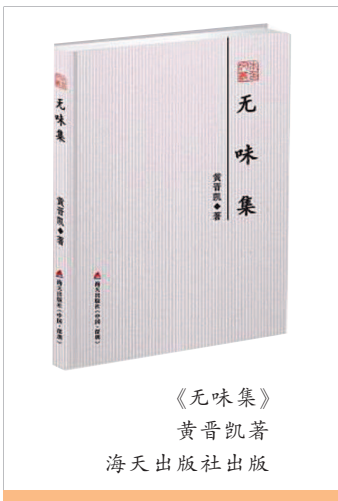
认识黄晋凯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说起来，先是认识他的书，后才认识他的人。那时候，负责法国，从事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研究，手头上能够掌握的资料不多，有一天忽然发现一本讲述巴尔扎克生平的中文书，别看它篇幅虽少，却条理分明内容齐全，当下觉得非常管用，一下就把作者的名字记住了。

那年头，约莫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巴黎城中，忽然来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学者，后来跟他们相处熟了，方才得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经公开考试甄选出国的学人。奇怪的是，他们大多数都是上海籍的，法文倒并不灵光，原来公开试考的是英文，及格获选后，再分批

送往英美德法日去留学。上海人的英文程度一向不错，于是就来了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已有相当成就的中年上海“留学生”。这批学者很多人都住在巴黎南郊的大学城，因此成为经常迎面相逢的同乡，那段时间，也是我虽身处巴黎，却经常操练沪语而非法语的日子。

黄晋凯却不一样。他是来自北京的，当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了，而且操得一口法语。他也不住在大学城。根本记不起在哪个场合认识他的，只记得他身量不高，言语不多，就像他所写的那本小书一般，给人短小精悍的印象。那段日子，跟他见面的时候大概也有好幾次，但是留学异国的岁月，说闲非闲，说忙也忙，各人总有自己做不完的事情要张罗，要处理，于是，许多新认识的朋友就在浅浅的交往淡淡的日子从记忆中慢慢褪色了。

从巴黎回港，很多年后的很多年，偶尔会想起巴黎邂逅的一些从内地从台湾去的朋友。记忆中，那年代他们的生活都很刻苦，不住大学城宿舍的，大多租住在城里局促的阁楼上。他们在小火炉上煮面条，一个荷包蛋还要



分给来客尝，洗涤冲凉得在楼下天井水龙头旁解决，听说那是从前巴黎有钱人家停放马车的地方。但是这些学者都在孜孜矻矻，努力进修，他们似乎都不乏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精神！曾经探望过好几位这样的学人，包括和我一起拜访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沈志明，虽然不曾到访黄晋凯，但是深信他所处勤学苦读的状态，也一定与此相去不远。

今年初，有一天收到柳鸣九先生惠赐的大作，书里居然有一篇柳老和黄晋凯的对谈，翻阅之

余，不禁隐隐惦念起远在北京的故人，不知他可安好？前不久，又收到海天出版社寄来柳老主编的《本色文丛》，其中一本是黄晋凯的《无味集》，欣然打开扉页浏览作者简介，却惊见那作者姓名后面的括号里，居然列出了两个年份，一前一后，中间短短一横，代表了人匆匆的一生！当时心中的震撼，实在难以言喻！多年不见的故友，谁知竟已走完人生历程，飘然随风而去！

翻阅书本，看到他所写“巴黎的魅力”，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仿佛在眼前缓缓展现：巴黎街头巷尾处处可见的文化名人雕像，萨特常到的拉丁区“两傀儡”咖啡馆，塞纳—马恩省河畔的旧书摊，索邦附近的小书店，还有那著名的拉兹兹神甫墓园……作者娓娓道来的一事一物，都是我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情与景！都是我曾经触动心弦，想写而未写的感受！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尘封的记忆，忽然被那朴素真挚的笔触打开了。是啊！我也曾经在卢森堡公园徜徉，在巴尔扎克馆流连，更曾在拉兹兹神甫墓园徘徊，还记得肖邦墓前烛光摇曳，虔诚的少女在合什祈祷；巴尔扎克与爱人长眠

一起，从此不离；浪漫诗人缪塞墓前一株弱柳依依，在寒风中轻摇！这当年亲身经历过的情景，历历在目。原来，那些年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时空，承受过同样的文化熏陶，沉浸在同样如诗如画的氛围中！一个曾经相识而隔阂已久的友人，借着文字的媒介，书写的力量，使我对他重新认识，重新了解，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人影，霎那间活现眼前，变得立体而清晰，纵然，他已经不在人世！

于是，随著书中的闲笔、游踪、冷言、热语，这个印象中不苟言笑的学者，似乎敞开了胸怀，向我徐徐道出，除了勤恳治学，他还是个多才有情的人，母亲容貌出众，妻为初恋情人。书中一张全家福的照片里展现了一位祥和的翩翩老者，端坐在家人簇拥中，难道这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旧友？蓦然回首，30 年时光倏忽而过，恍惚中只看到别人的皓首，竟不知自己的白头！

人生的甜酸苦辣百般况味，就如此从《无味集》默默渗透，缓缓溢出！展卷阅览之际，岂止品味，寻味？还有感怀中不断回味，任思绪随着书香，追忆起那似水年华！

## 作为“学术大师”的鲁迅

——读刘克敌《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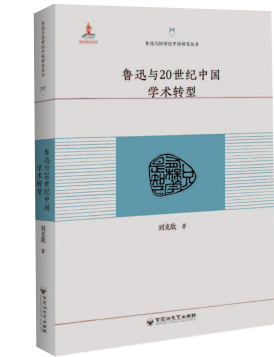
■ 卢建军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个阴雨天，学者王元化先生受邀为凤鸣书店签售，他本以为来人不，却没有想到等待签售的队伍排起了长龙，且“来人多购书数种，包括购买《学术集林》丛刊与丛书”。然而，到了 21 世纪初，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清园书屋笔札展”中，王元化先生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哀叹：“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

同样，在近 20 年来的国内外鲁迅研究中，这种“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也在不断地“消费鲁迅、利用鲁迅”，以此娱乐大众。诚如“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研究丛书”序言撰写者谭桂林先生所言：“这就从不同的方向把鲁迅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当下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

面对当前的这种功利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刘克敌先生所撰的《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转型》，无疑是一股“格格不入”的清流，多少显示了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毫无疑问，“清点、整理、发掘和重新解读鲁迅这一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也已成为振兴中国文化、建构与完善现代学术体系的当务之急。”

陈寅恪在评述陶渊明时讲到：“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众，论其思想者较少。”套用到鲁迅身上，大致也可以描述为，“古今论鲁迅之文学、思想者甚众，论其学术者较少。”历来，鲁迅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被广



刘克敌著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转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的受众所熟知和肯定，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作为“学术大师”的鲁迅的光芒。而本书作者把“鲁迅定位为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师，认为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对于 20 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及其转型的影响仅次于他的文学创作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刘克敌先生认为，鲁迅“在其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以自己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和富有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和转型的实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书中在论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评述的学术价值时，作者对常见的中国文学史和一些研究者的论著中有关《红楼梦》部分的论述进行了统计，发现在“20 世纪后半叶影响较大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红学’研究专著中，均有对鲁迅上述论断的不同程度的引用”。譬如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都引用了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述，且均是唯一一次引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某种程度上具有盖棺论定的作用。也就是说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已然成为了一种“研究范式”，“直接而具体地影响了他所在时代以及后来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

至于鲁迅所提出的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论断，“甚至对之后整个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美学研究都有着深远影响”。该书介绍到，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美学历程》中，李泽厚就多达数十次引用鲁迅的原文、观点，并且进一步发挥认为“文学的自觉”同样“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和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刘克敌先生这种从古代文学史编者引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角度来肯定鲁迅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不仅有趣、充满意味，更具有说服力。

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借用 20 世纪西方哲学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注意从文人之日常生活角度、从日常生活如何影响文人之治学和创作的角度，来重新评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价值”，也是颇具新意。

作者论及鲁迅之所以如此看重《红楼梦》的原因在于其是一部平平淡淡的写实小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经历，正因为写实，转成新鲜。”作者认为，这里体现

了鲁迅的伟大和深刻，因为他注意到了文人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对创作研究的“潜在而复杂的影响”。而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从文人服药饮酒等生活怪癖角度看文人心态与创作的关系”，更是具有创见性，成为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断。

这里，作者进一步分析到，鲁迅“善于抓住某一时代文人的特殊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对这些特殊生活习惯的或效仿或讽刺的情况，看出文人如何以这些特殊的生活习惯来化解来自政治的有形无形压力，并最终如何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研究，确实极为精彩，可谓独具慧眼”。显然，在 20 世纪学术转型建构中，鲁迅的“这种以某一时代最具特点之文化现象为视角，进入对这一时期文学史阐释的方式，的确为后世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样，作者也从鲁迅日记、同时代人回忆、书信和文人交往等大量事迹、材料中，论证了鲁迅不仅注意到日常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他自身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诗意的思考，亦实践着这一理论，对他的文学和学术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这个互联网、符号消费或者文化消费的时代，重新来谈鲁迅的学术，或许多少有点不合时宜。那么，刘克敌先生为何要选择“学术大师”这一视角来重新解读鲁迅呢？或许，这里暗含了他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期待，希望展现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有“思想的学术”。